

五燈會元

八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

瑞峯神祿禪師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洛京柏谷和尚

玄泉二世和尚

妙勝玄密禪師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華光院範禪師

羅山紹攷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白雲令弇禪師

天竺義澄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余柱義昭禪師

潭州谷山和尚

三

道吾從盛禪師

羅漢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興聖重滿禪師

寶應清進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羅漢桂琛禪師

天龍重機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國泰院瑫禪師

白龍道希禪師

安國慧球禪師

南臺誠禪師

螺峯冲奧禪師

睡龍山和尚

雲峯光緒禪師

大章契如庵主

蓮華神祿禪師

國清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報恩寶資禪師

招慶道匡禪師

府

翠峯從欣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保安院連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瑫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嚴咸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玘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瓌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保福可儔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萬安清運禪師

報恩道熙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永隆慧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禪師

後招慶和尚

梁山簡禪師

建山澄禪師

招慶省燈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正

宗

鼓山智嚴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鼓山清諤禪師

淨德冲照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六通志球禪師

瑞巖師進禪師

功臣道閑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白雲院迺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翠巖參禪師法嗣

龍冊子興禪師

佛嶼知然禪師

鏡清憇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禪遇緣禪師

五十八

天聖

三

資福智遠禪師

為巨儀晏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安國瑄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羅山義聰禪師

安國從貴禪師

長慶藏用禪師

永隆彥端禪師

瑞峯志端禪師

仙宗院明禪師

安國院祥禪師

睡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豁禪師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白兆圓禪師法嗣

山

洞

大龍智洪禪師

白馬行齋禪師

白兆懷楚禪師

四祖清皎禪師

三角志操禪師

興教師普禪師

三角真鑒禪師

大陽行冲禪師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黃龍繼達禪師

紫蓋善沼禪師

玄都山澄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黃龍智顓禪師

嘉州黑水和尚

呂巖洞賓真人

昌福院達禪師

普照院瑜禪師

明招謙禪師法嗣

湧泉院究禪師

報恩契從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國素瑫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清行欽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國素瑫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清行欽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仙宗符禪師法嗣

春

廣平玄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杞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王力八

三三

五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保福儔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景如禪師

大龍楚劬禪師

普通從善禪師

白馬靄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保壽匡祐禪師

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清溪進禪師法嗣

天平從濟禪師

圓通緣德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南臺安禪師法嗣

鷲嶺善美禪師

歸宗詮禪師法嗣

九峯義詮禪師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十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閉人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父為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幾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

物

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糞去後到
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
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
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救糞也
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
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
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
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
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
法否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
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開急切相投請師通
信師曰火燒裙帶香閣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
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

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
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
麼人得師曰待海鷲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
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
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
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十不能齊鼓韻症人解唱
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
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曾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雪峯一
曲十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開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塵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以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入路舉仰山插锹話問師古人意在以手處插锹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閣黎任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少恁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又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頃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警遂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上同死同生萬中無二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

族向上一路啐呀猶班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
哉拋却金盃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
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
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
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
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割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
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者問
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敲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
何師曰爭柰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
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新
到參纒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
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
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纒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文命處
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纒到暖室便
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恭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
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
泰堅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禪院
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
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
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
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罍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
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腳鐺子分付與阿
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寧以佛心
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跟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
麼問學人拏雲裏浪浪下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

陀去師便打趁出師右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
一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
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天下看
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
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
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力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
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
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
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
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
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
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

及一

五十八

三十三

十

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
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
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
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
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
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聲出來
問待老僧一齊與汝荅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荅師曰
得問學人乍入叢林沮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
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
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栽帽山脚下拾得一隻
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
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
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又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
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麼處來師曰猶待茶話在便出
光拈得拂子赴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
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舟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
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
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
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
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
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
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
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字寅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
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
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
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憎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羶羊挂角
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
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
拯濟師曰莫是惡著汝麼曰爭柰窮何師曰大有人具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父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
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
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
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
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
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王平曰解擘當
箭因荷秬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

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峯頂回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
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
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
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
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
有異旣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
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
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

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
汝作麼上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
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
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
加激勸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
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
挿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
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柰三界何師曰
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
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着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
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
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
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云若天若天後

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抵怎麼也更別有奇特
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
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
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
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
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
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
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
一、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鷄叫也是聲
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
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二聲色從擬地爲當相三、小相
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
真波以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却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

不可言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裁辨看。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栗村裏漢。解任麼。說是他古聖乖此子。相助。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這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此子。便恁麼。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問了。忽然省去。不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

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眼師曰。眨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禪。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見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

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

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為

三麼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

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麼來

丁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甚麼對

眾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鷲鵝曰鷲鵝出在隴

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麼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

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為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王和尚問

太傅上雪峯施眾僧衣時從身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弁

歸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

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

甚麼處是弁上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

朵牡丹花長慶曰吳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二尊宿語遠有親疎也

之四五 王和尚 夫星 十五

無幾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說舉看曰

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

汝話墮也眾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

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

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

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未如

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

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

已乃示寂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謚真應禪師

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

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

心

心

乃事亦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瞽瘖瘡。是
仙陀滿眼時。人不柰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
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
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
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自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
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
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
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
柰何。曰。優曇華。新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

五八六

五八八

天皇

十六

十

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
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
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
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瑠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
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
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
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
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和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感。
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言沒交涉。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千。

問不意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
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云即今如何師曰非
仁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
問學人擬沖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
二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唇鋒
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
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
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玄沙室中參
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十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闍師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
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託遺旨乃問鼓山卧龍法席孰
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
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
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
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
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
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
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
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
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
瞿 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
不動步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
後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
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

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師不曾之少如太
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
有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
者來請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
皆得上堂良又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撥損僧參問曰
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取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
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又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
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
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
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
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
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向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誰地四指
為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為甚麼人施師曰不
為聖人

福州螺峰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
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
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
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
悵松蘿境界危

泉山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
師曰注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
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
招慶云我亦不恁麼道僧問和尚
作麼生道應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

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出。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夜裏像。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閣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刻木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攬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照。一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采粟。豁問。

五八

五打八

五五

十一

因

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遠。豁因有詩曰。行不等。則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木王木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揔是得聞。豈有不聞者。目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二。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

張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如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荅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

如幻幻無為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尔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耐遲來慶曰耐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

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亂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垢。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歸宋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劫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下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此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

師曰報恩哉。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祇管一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取口。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那邊事作麼生。師曰。那遠退兩步。慶曰。汝在端近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旣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後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太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却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通社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是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

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瘡病之藥不假驢馳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卧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聞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心心小師曰豈有無

五十八

天竺

二二

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上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去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衣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瑄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若若有入酬得這裏與請為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為怪矣珍重

問如何亦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眾人盡鑿口有恁麼來
皆不丈六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項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師曰
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
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
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
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
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
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
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堂捧香鑪巡行大
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使歸方丈僧問離非兼四句請師

三十一

天三

二十四

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有賴去也師曰
莫將惡水潑又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
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
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
場今法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
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
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
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旣無維
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
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緣以出現
於世迤邐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容且問在

是一大言自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以也師曰豈
柰一鷲在自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其久語師曰
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八師
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
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
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靈峯
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
即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
猶有負憊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
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
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五打八

天皇

二二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接禪師上堂諸禪德老叟論禪說道舉唱
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
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
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
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
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
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
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
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
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人來口歸座
得也宋四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吐空僧問海

憊去氣及過失

衆雲臻請師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
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見汝口
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首要自不仙陀若是
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
第二句也

蒲室禪師上堂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又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
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
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
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
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寒作麼便歸
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伶生又被污却也上堂大衆正看
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
莫錯舉似人

十四

上堂

天竺

二十

文

福州閩山今舍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
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
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
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入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
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
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一
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活師曰
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師曰請
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淨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山
事如何師曰谷齋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曰門下平章事官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
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
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
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
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
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孟問殿主這箇是甚
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抵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
忽遇擎雲覆浪棘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語墮也

峯豎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
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師上座與明招把
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師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
神為甚麼翻却茶師曰事官子曰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
曰即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樵師曰上座作麼生
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異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
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
太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餅問如何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用也無
曰莫見語

又福州師談充通人也

山曰福九人與九人也

力走向甚廣去保福曰皈依佛法僧百丈長慶謂太傅曰
恒作更發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舒州海會院女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亂便下上從
上宗乘如何舉咄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言師曰
得靈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共即
悟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
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挨子如何是向上關挨師曰賴遇孃
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
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潭江慧康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為今時四眾攀瞻請師
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久也
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
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集言

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宿出自秋雨
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

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蓮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

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

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蘚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

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

望海青傳清之山海清也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
南和尚近日還為久也無師曰若道為久即屈著和尚若道下

為久又屈著太尉來問請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人能

草木馬解吟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師來馬志師

曰驢馬下以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與太尉領人曾

傳灯 僧問龍溪
一派晉水分灯万海
臨筵如何指示師曰
作广生折合

別

問明言如何則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也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師曰門風
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
預搔待拜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警師曰傍警
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
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
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
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為人何在師曰莫屈著
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
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為
斷麓纖貴重難留曰為甚麼道無為無事人道遙實快樂師曰
為開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般速道速道曾無

五五

五十八

天皇

二十九

第

對上堂日出郊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
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
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
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
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為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
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_{地獄}磨_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
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啾_啾去_去
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_上羅漢意作
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嶽麓重僧問
如何是聲色外台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風嗣阿誰
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執月有源
鼎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聞黎得聞
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即聞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
師曰千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
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
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
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忿忿長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
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人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
未審祖宗如何示入師曰一代時教已有又問了也曰和尚如
何示入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
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
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觀佛像
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
概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開堂陞座
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
試對衆舉着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通心
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亦合作麼生
理論合衆麼生禋唱僧問如何得下場於心負於師曰莫

吳所經又先子曰終日端而一注声不絕也於介及氣未通也又声破也

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年著我們
麼問當鋒一勾請師道師曰嘎僧再問師曰瞌睡落問僧近
甚趣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
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
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
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
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
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有依而行之緣
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
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
官木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
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
滴來談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

王夫之

天泉

三十一

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豈
得去也又立木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為先澄
憑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
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示執坐禪者曰木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
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道侶逍遙曷與慧休鄰
或遊泉石或闖闖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實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
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
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
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心著瓦椀曰
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雀爲米山僧如何祖師曰

來意師只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老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又立大眾，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誤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

五月初八

夫集

三十二

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理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曰：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巾，消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回眸。山披襟之眾，唯師。

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叅次山召曰近許承前近前山曰南泉
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竒之住後上堂
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曰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沉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
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
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
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
奉先境師曰一任觀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
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
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
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

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
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
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
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
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
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願使凡
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
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
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擲骨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
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污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
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在荒若曰委問曰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父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又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講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默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屨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滿

微微細雨洒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閻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日當峯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一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悞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父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畧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延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巖叅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

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
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
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
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
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
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
莫非爲此一太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
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
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付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
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暹拜師曰子亦善問
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衆又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問去却
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
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
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
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
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谿畔披砂徒自因家中有寶遠須還曰恁麼則始終不從入
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有頭有擔底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縛縛
師因此發悟立百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私心
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
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
會塵沙弄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
羅萬象自己宗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
地真常不勞收貯證珍重

衢州烏巨山儀慶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
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
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別舍以遂師志
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次師所之後郡守展祀
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膝或者云是
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于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
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水師呈起橐曰是大

是小訥駭然尋謁枯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
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剌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
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唯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觀
石龕謂弟子慧興曰子入定此中汝當坐石塞門勿以吾爲念
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曾臆尚煖徐
自定起了無異不容復回烏巨侍郎愐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
學僧守榮誌其定相師不與之辨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
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懋亦獲舍利歎曰此後
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
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
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 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
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 有與入對便殿命坐
賜茗浴問 祥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 馬歸復詔入對得請

送車塞途以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焉
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
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為何事師曰我寧可斷
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
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
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日到
者如何師曰息波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矢
曰為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
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
齧問師既是聖僧為甚麼被大蟲齧師曰定殺天下人問如何

五灯八

天泉

下

是無慙愧底人師曰聞黎合喫棒

安國瑄禪師法嗣

高覺

可轉甚文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
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
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
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
銜花供養見後為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
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為
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講言胡鬚亦曰祇如傍觀者有甚麼
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乃曰共有分付處羅山即不
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

今會也無父立珍重。

箇堂及高顯也說又平治高立可迷望

福州安國院從黃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入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安也未俊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眾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

王六

五十八

三五

一九

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眾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創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空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豈薦得

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天不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起不
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由半折耗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搥僧無語
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
芳曰恁麼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
師曰泉州砂糖船上攬榔僧良父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
會即棄清五蘊吞盡十方關寶元年八月遺渴曰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
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
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
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盡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
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
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
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
吾今目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月如是閉風何不坦赫地紹續
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
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
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
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父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
不得已於中若有未搆者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
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
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明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衆眼辨護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叅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

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

五七三

五十八

天皇

四十一

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苾芻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

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處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顛顛鎮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真和尚爲甚麼

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塔

鄧州大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剗骨薰

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緣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曾交疾
眉川黃龍繼持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
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蒲到來時如何師曰
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岫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
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
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
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
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竝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
尚與誰竝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
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鋸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
見阿誰了子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
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

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
子公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
爾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
待問即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抵這也還難師豎拂子曰
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抵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
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唱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
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
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下下敲問
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
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即
便禮拜

鄂州黃龍智願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
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劔已成龍去猶有
刻舟求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
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
大姪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力誰人得
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
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
還有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
成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
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
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位尋道對境

五十年

五十年

天皇

四四

金

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
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
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
意如何龍指曰這守死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
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誚飛劔脅之劔不能入遂再拜求
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
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擗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
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
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柳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
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
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方無傳禪理孫承之
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
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
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
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出師曰好
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鋒銜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
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撥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還柰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
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誨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
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
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
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曰向去事如
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
頭伸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
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
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觸體則師曰
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
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
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
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
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
問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窟南去盡

鋒銚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茲去
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
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魏
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
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
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苟畢竟成
行去如今作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
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
房修即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
麼生師曰汝但與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

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濟上座出衆擬問及師曰這沒
毛驢漸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
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後將趣凝寂復患隨空既進退莫決
捨之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
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
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
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
又值和尚不安藏遂擊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
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
這箇方便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
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

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富。

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和尚證明。二不福。八。十。

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憐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師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眼

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一云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署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麼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曾於言下有省上

堂聲色不到處和任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聲吻借問雖到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關戶生空礙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少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觀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觀不見曰爲甚麼觀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木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

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只注

三十一

三十八

卷三

四九

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麼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又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詣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

共逆俗師

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國泰瑄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抵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閣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昔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骨主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

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唱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抵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言法身曰話道也法身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

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顯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新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葉石錄今日太守臨建如何提接師曰只_一看_三著

天皇

卷十一

曰恁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鷓鴣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正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化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牢收取問木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大... 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
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
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旣奉法於當時我后
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悛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
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
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幡幘曰如何是伽
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
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峯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
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
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
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旣
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
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求
安可依三一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學

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草前街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那箇六兩固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掌令
拈取須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
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針又聞法玉山還報願莫教更
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
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
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起來天地還
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
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
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依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婆
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點音師於祥符二年
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天聖

十一

十三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
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
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
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
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
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
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見音
无卧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也丁牛首庵

學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下三李四白

來問云己的甚必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明有不

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頭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三六

二八

一四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平底道理知了經下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六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勸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公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曰用靈禪師法嗣

長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一須失色問

是

曰牛舐牆曰學人不會意如何師曰已

成之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為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濟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

天是

五十五

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為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个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游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談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又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

明如化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

一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

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語
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為而散師曰擊
鼓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奉我
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
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
且囑令門人累青石為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
而逝諡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目一切群生前於
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汝疑阿那苟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法一偈剎剎見
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
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
大海去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
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
之而趨

浣禪師法嗣

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鈺請開法上堂

月隆參_此此_三山_言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_{前者人}
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補足處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
走_后今朝相見事還如何如何却身是心要心要如何持地_踈

五燈旨元卷第八

燈_{希_尊徒_直切}

銚

_{錄_招切}

把

_{公在切持也}

古字德立申十日

